



一路  
瞳行  
Sunshine of my life.

# SANPO. PAPER

新蒲誌

真人真事 改編



王中舊生  
朱鳳嫻導演  
首次執導電影

## 藝術追求 到改變 命運的實踐

監製：伍健雄、黃子桓  
編劇及導演：朱鳳嫻  
領銜主演：惠英紅、吳岱融、吳千語、楊天宇、陳貝兒  
上映日期：2022年

《一路瞳行》改編自朱鳳嫻導演(Judy)的親身經歷。電影講述視力健全的女兒與失明父母相處、成長、如何一同面對親子衝突的故事。身兼導演和編劇的Judy是王仲銘中學的舊生，特別來到參與兩次放映，在學校與一眾師弟妹、家長及老師分享。

影片結束後，一位家長向導演提問：「女兒的夢想是做明星，我是否應該讓她去嘗試呢？可是作為母親，的確十分擔心！」這一剎，「映後座談」瞬間變成「生涯規劃分享會」。Judy認真地回應：「我明白父母有好多擔心，即使現在我成為了導演，母親仍會有很多擔心，但是作為父母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兒女，兒女亦要承諾父母會堅持自己的信念，這就是親子之間的信任。」謝校長也加入討論，回應：「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限制，父母和子女要一同探索——如何在限制下向前行？」電影中呈現了導演成長時的艱難。從前的Judy不喜歡屋企，放學後遲遲不回家。因身世而自卑的她會對父母說難聽的話。長大後，Judy明白必須勇敢接納自己，卸下給自己設下的限制，接受自己的家庭狀況，才能認識更多彩的世界。



## 藝術追求到改變命運的實踐

撰文：方韻芝 (王中社區藝術導師)

中四時的戲劇課觸動了Judy，她學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生命，明白到讀書以外，人生可以有很多可能。藝術啟蒙了她，成為人生的轉捩點。完成高考課程後，她決意入讀演藝學院。母親雖然不理解，但仍給予支持，並叮囑Judy不要輕易放棄。畢業後，她一直堅持做藝術工作，多年後成為電影導演。《一路瞳行》這部作品由撰寫到拍攝完成，花了十年之久。十年間、十五稿劇本……終於等到電影公司投資，等到大銀幕上公映的一天。這一切，見證著Judy的選擇與堅持。



學校視藝室一幕，導演朱鳳嫻指導女主角吳千語演繹繪畫時舒發壓抑已久的情緒



惠英紅飾演母親，她爐火純青地表演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，深深地觸動著觀眾的情緒

電影中失明的父母堅持生育兒女，為的是讓孩子看見美麗的世界。藝術創作能讓人發現、感受世間之美。那份心靈的滿足，難以從收入反映出來。家長或會擔心，若子女踏上藝術或創作事業，會賺不夠錢嗎？希望父母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，先讓子女感到他們是被支持的，讓他們保持希望和信心。很多時追尋藝術的旅途未必有前車可鑑，也需時探索，偶爾也會遇上艱難的處境，這時家人給予的支持相當珍貴，總有一子一女能走出自己獨有的創作之路，請讓他們在回看時，感到自己的旅途是受到祝福的。



# 以多重角度解讀電影《一路瞳行》



## 家長視角和子女視角

電影從第一幕就鋪陳家長肉緊子女的氛围，特別是盲人雙親凸顯出的限制。相信是導演兼編劇Judy的親身經驗，令劇情成功牽動家長的神經。家長認為所有子女都令人擔心，但也領略到電影所講的放手和信任，父母也需要學習空間和承認自己不懂處理的事情。

劇本同時把孩子成長需要面對的家庭、學業、成長的疑惑——刻劃出來，彼此有互為因果的關係，父母過於關切、女兒不被理解，造成親子之間的張力，在女兒的視角，她認為自小已經孝順聽話，甚至犧牲自己的時間去滿足父母的日常需要，直到面臨人生的兩難抉擇：追尋理想抑或留守父母身邊？

視藝老師對女主角的每一個提醒，是導演對自身經歷的回應：提醒自己不要將自己看得太大，才可以看到別人的付出，看見事情的整體，也有助減輕自己的負擔。

## 社區的視角

電影劇本雖然對社區的著墨不多，然而當一個又一個鏡頭掠過新蒲崗及附近的社區時，住在這裡的人一定對大部分場景感到熟悉，就社區的描述相信美術組都花了不少功夫：吃早餐的大排檔、擺街邊窄路上的公共電話亭、南山邨的公共屋邨建築、公屋的室內間隔、東頭村與啟德明渠間的行人路和車路、屋邨的樓下士多，還有學校的情景：大門、走廊、儲物櫃和美術室等。在剪接技巧下，電影的畫面鮮活地形塑出基層的社區生活空間，令八九十年代居住過公屋的觀眾好像回到了那個似曾相識的場景，但已經是滄海桑田，人事全非。

要塑造出一個個能觸及人心的角色，呈現基層生活的寫照，講主角的取捨才顯得重要。甚至這不是一個虛構的故事，而是導演自己的真實經歷，女主角瞬間跳出銀幕，成為眼神堅定，和學生及家長分享成長歷程的電影導演。

## 容許觀眾作多元解讀的電影

受訪的親子都表示電影非常寫實，劇情很有連貫性而且沒有悶場。而且每個角色都能觸動人心，不少觀眾為角色的遭遇流下眼淚，為故事發展的方向感到緊張。映後訪談時，當家長和子女各自說出自己的感想和看法時，方發現彼此在鄰座看著同一套電影，但因為身份的不同，竟然有完全不同的發現和感受。

十八世紀著名的印象主義藝術家愛德加·竇加(Edgar Degas)：「藝術不是一個人看到什麼，而是你想讓別人看到什麼。」(Art is not what you see, but what you make others see.)，藝術在歷史中就是有意識地安排觀眾如何觀看作品，一個好的作品，能打開一個人的觀看經驗，能啟導觀眾開展思考的旅程。《一路瞳行》甚至細膩地運用失明與看見的落差，鋪陳女主角自小作為父母的眼睛，透過向父母描述自己看見的世界，豐富父母對世界的認識，甚至以想像力為父母提供另一片「視野」。

“難得在學校的安排下，家長與子女能一起觀賞這齣別具意義的電影，親子場放映後的座談上，安排了幾個家庭接受訪問，言談間有個有趣的發現：父母親特別投入戲中盲人父母的角色、子女特別投入戲中女兒的角色，而筆者則從社區的視角切入，三個完全不同的觀賞角度，令大家對電影的理解也有所不同！”

## 電影介紹

故事改編自導演朱鳳嫻的原生故事，劇本曾以舞台劇《發育·不良》及同名網絡短片呈現，網絡短片更入圍第20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以及多倫多亞洲國際電影節。多年間，導演不斷修改劇本，務求將故事搬上大銀幕，跟更多人分享自己的經歷。

電影講述擁有一雙明眸的朱芷欣（吳千語飾），卻有一對失明父母：甘笑紅（惠英紅飾）、朱國強（吳岱融飾）。朱芷欣小時候未識人間疾苦，與父母相處一直融洽溫馨。

## 惠英紅為弱勢發聲

影后惠英紅向來身體力行支持弱勢社群，有感香港的失明人士也有不同勵志故事，因而接拍電影為他們發聲，紅姐說：「他們會自力更生，也有殘而不廢的精神，還有一些被社會忽視的，我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讓多點人認識，香港社會裏其實還有一撮勵志、堅毅、有正能量的小人物。」

但日漸長大，芷欣意識到自己的家庭與一般有異，亦開始感受到旁人異樣的目光，令她盡量避免和父母一起出現人前。她亦發覺父母對她越來越依賴，照顧父母的擔子日漸讓她窒息。她有繪畫的天賦，一直渴望能到外國攻讀藝術，從此擺脫父母，離開這個家，過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。

一天，這個機會真的到來，她才發覺自己無法割捨這個家……

除了支持弱勢社群外，紅姐同時力撐香港新導演，覺得新導演也需要自己這類前輩演員支持，說：「朱導演是一個很積極的人，是一心想做好一件事，或是做好她的興趣、工作，這些通常我都會全力支持，加上這個故事我是有信心，是她的真人真事、拍自己的家庭，亦是她自己寫劇本，不會離開她的範疇。」

## 王中舊生朱鳳嫻導演的話

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，我一直在問：「什麼題材的作品最能觸動自己內心？」

我很想創作以「家」為主題的故事，因為自己生於一個有缺陷的家庭——雙親失明，原生家庭對個人成長實在有深遠的影響。

自懂事後，我一直祈求奇蹟：有一天我的父母能復明，看自己一眼，但漸漸長大，我明白奇蹟是不會發生的。於是，我轉而嘗試用最大努力擺脫他們，甚至不去承認他們！話雖如此，我體內卻同時流着他們的血，從小受着他們看事物的價值觀教導，甚至生活上也創造出我們獨有的相處模式……這些都揮不去、抹不掉。

最後，我把這矛盾的心情，愛與痛都轉化成這部電影。創作過程中，我終於明白，不一定要有完美的家，憑着愛與信念，即使咒詛也能變成祝福。

## 角色介紹



甘笑紅（惠英紅 飾演）

兒時因一場大病而導致失明，為人細心敏感，由於曾接受盲人認路訓練，加上天生記性又特別強，所以能經常獨自出門。

自女兒芷欣出生後，一直以手代眼盡心照顧，但當女兒逐漸成長，卻因愛女心切不懂得放手，而不時與女兒吵架，貌似嚴母但其實比誰也更憂心女兒的成長。



朱國強（吳岱融 飾演）

跟甘笑紅甘苦與共的失明丈夫，性格樂觀積極，在家中擔當妻子和女兒溝通的橋樑。

朱國強從不以失明為缺陷，為人自信有骨氣，不畏強權追求公義，多年來抗拒申請綜援，堅持以一手按摩技藝自食其力，獨自撐起一頭家。



朱芷欣（吳千語 飾演）

擁有一雙父母缺乏的明眸，從小性格精靈活潑，樂意做爸媽的小眼睛，把看見的事物喋喋不休告訴父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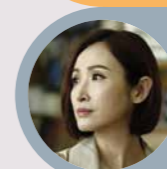
踏入青春後，芷欣開始意識到自己家庭非一般，既羞於讓同學朋友知道父母失明，又自覺每天都活在「盲人vs常人」的夾縫中，只能把無法宣之於口的情感寄情畫布。



志健（楊天宇 飾演）

朱芷欣的男朋友，外表高大英俊而受到校內眾女生喜愛，是校內的一大風頭人物。

為人貼心細膩，尤其在芷欣失落時悉心陪伴，加以鼓勵；個性貪玩好動，為芷欣沉悶的校園生活中帶來新鮮感。



Miss Chan（陳貝兒 飾演）

朱芷欣的美術老師，欣賞芷欣過人的藝術天賦並寄予厚望，多番鼓勵芷欣到外國進修美術，追尋夢想。

為人樂於助人，視學生的整體發展大於學業成績，總是在芷欣遇上困境時給予幫助。